

勅令順府王爺安鎮
合境
平安
米

鹿港許厝埔十二庄鎮符 的儀式與意義**

許嘉勇*

摘要

臺灣傳統漢人社會，透過特殊的信仰儀式，將神軍、神馬部署於村落的外圍，以阻攔歹物仔於村落之外，護衛居住於內的人民。位於鹿港街東方的許厝埔十二庄，為一同為許姓而結合的聯庄組織，與鹿港街的關係密切，境內居民輪奉玄天上帝為其守護神，每年定期舉行的「鎮符」儀式，在規模上可能為全臺最大，儀式過程亦最為繁複。

透過對鎮符儀式過程的記錄，得以瞭解鎮符對許厝埔十二庄的象徵意義，表現在儀式過程本身、營位的空間分布、遶境的路徑三個層面，反映出許厝埔人對鎮符的重視、許厝埔的領域範圍以及許厝埔與鹿港街的互動關係，藉由三十六營的鎮符儀式與活動，許厝埔十二庄得以凝聚各社群的認同感及向心力。

關鍵詞：鎮符、聯庄、鹿港

一、前言

臺灣傳統漢人社會舉辦鎮符活動，係源自於其宇宙觀，漢人普遍相信宇宙係由他們居住的物質世界及超自然世界所共同組成，後者概略地說，由代表正義與善意的神、代表邪惡的鬼（歹物仔）、代表生命轉換的過渡現象的祖先所共同使用。在這兩個封閉但完全重疊、彼此間具有輪迴關係的世界傳遞

* 許嘉勇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國民小學教師、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研究生

**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2002年12月5日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主辦之「第九屆研究生傳統藝術研討會」，會前與會中承蒙指導教授林會承教授提出非常寶貴之修正意見，另外感謝主要受訪者蘇順興先生、許錦錫先生接受訪問，好友施澄淮先生協助影像記錄，曾惠裏學姊、劉敬明學長協助繪製地圖，使本文得以順利完成，特此致謝。本文之拼音採TLPA系統。

訊息者為屬於特定廟宇之法師、乩童等具有超自然能力者。因此，臺灣傳統漢人在構築生活環境時，一方面要滿足物質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也盡可能地禮遇並遵從超自然界的神、鬼、祖先，以求免於遭到祂們的迫害（林會承，2002：4-5）。

臺灣的漢人民間社會相信透過特殊的宗教儀式，將神軍及神馬部署於村落的四周，可以將上述超自然界中的孤魂野鬼，也就是俗稱「歹物仔」阻攔於村落之外。而此一儀式名稱各地多有不同，就目前已知的研究有「安營」、「鎮符」、「鎮營頭」、「鎮營」、「踏青草」、「擲竹符」、「遊外社」、「鎮五方」、「放軍」、「放兵」、「釘竹符」、「定竹符」、「換營旗」、「鎮符安營」、「鎮竹符」等多種稱謂，分布於澎湖、金門、雲林、臺南以及西南沿海地區（林會承，1999：68-84；方鳳玉，1999：103；賴孟玲，2001：82；高怡萍，1994：243-244；黃瑜，2000：82-90；陳胤霖，2001：94-95）。

其中，林會承在多年的澎湖研究中歸納出：「安營」為社里於建廟後依據主公或大神之指示而安置營頭；而「鎮符」或稱為「鎮五方」、「鎮營頭」、「鎮營」、「踏青草」、「擲竹符」、「遊外社」等，即重新部署或整斥營頭神軍，以及強化附屬設施之神力（林會承，1999：68-84）。

鹿港街內雖有黃郁文曾在其碩士論文中提到中十二庄的「釘牛¹」，顏芳姿亦在其碩論中點到鎮符，但始終沒有較為完整的研究出現，僅有筆者對街外的許厝埔做過二篇基礎式的田野紀錄（許嘉勇，2000：30-36；2002：45-47），因此，對於許厝埔鎮符這方面的研究，更有需要加以補齊。

以上為臺灣「安營」研究的簡要回顧，吾人也得出臺灣各地的安營系統，

1 「鎮符」鹿港本地人多讀為「釘符（ting³⁻² hu⁵）」，而黃氏則將「鎮符」誤植為「釘牛」，並說「鎮符」儀式並不見於鹿港街上（黃郁文，1990：31-33），與事實並不相符。

不僅名稱各異，其所指涉的內容常有出入，由於本文並非針對臺灣各地的五營加以比較研究，因此，在往後的論述上，不論是名稱、用語或所指涉的內容，都將以本地人的習慣為主。而以往對於「安營」的研究，多聚焦於以「五營」為基準再發展之營頭，類似許厝埔十二庄共安了三十六個營位的情形尚不曾見於臺灣的安營系統裡。

在筆者的田野調查中，發現「鎮符」在符柅²上常書寫為「安營鎮符」、「安鎮」，在香條上書為「安營遶境」，在鎮符的工作分配表上則書為「鎮營」日，一般本地人又多讀為「鎮符（ting³⁻² hu⁵）」，不過在詢問過兩位許厝埔主要的法師傳人（蘇順興、許錦錫³）後，兩人皆稱上述各種名詞指的皆為同一件事；而目前能找到的史料中，並無法得知最早的「鎮符」儀式從何時開始，僅有一份民國五十二年以後的咒簿（許錦錫藏），記錄了從民國元年⁴起許厝埔玄天上帝⁵的營位。以下暫以多數本地人的習慣用語—「鎮符」，指稱許厝埔十二庄此一宗教儀式。

筆者曾參與1999、2001、2002年許厝埔十二庄的安營鎮符儀式，本文綜合這三個年度的田野資料，再透過相關人士的深入訪談與相關文獻研究的整理，企圖對這個以往在「鹿港研究」中，不管是聚落研究或信仰研究皆被疏漏的區域，做一初步的探討。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要瞭解：1.許厝埔的發展脈絡、許厝埔與鹿港街之街庄關係，2.許厝埔十二庄「鎮符」的儀式過程，3.許厝埔十二庄「鎮符」儀式的象徵意義。

2 符柅（hu⁵⁻⁷ khít⁸）如後所述，指的是鎮符的主要構件，其他地方多稱為竹符，為鎮符事前幾天，請人先行砍伐桂竹製成，以黑墨書寫玄天上帝或順府王爺名號及其它符文，並以五色線或紅絲線將一塊「上花（chhng⁵⁻⁷ bu²⁻⁶ o²）」固定於頂端。本地鎮符的其他構件，尚有紙馬、紙旗、紙傘。

3 本區法師多對神明自稱「小法（siau²⁻⁶ huat⁴）」，頂厝近年來則多稱其法師為「法乩長」。

4 此份咒簿若真為1912年傳抄，應會記錄為大正元年，從同份咒簿中另一頁王爺收契子的落款年代，得知此份咒簿應是傳抄於民國五十二年以後，故會將1912年記錄為民國元年。

5 當地人之口語多讀為「上帝公」。

二、許厝埔十二庄概述

（一）許厝埔十二庄的聚落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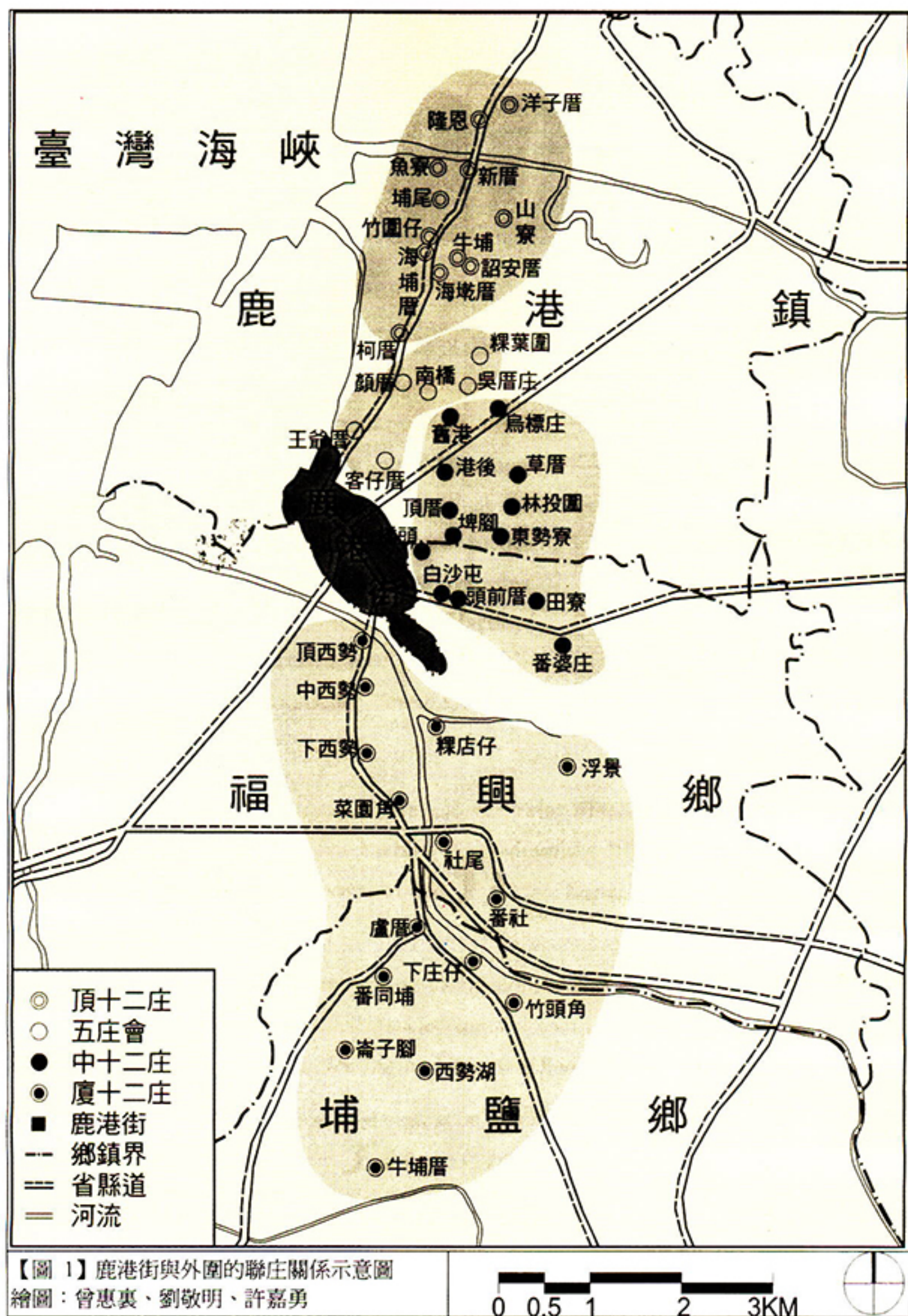
許厝埔十二庄主要分布於今鹿港鎮的南方，部份位於今福興鄉的北方。以拱辰宮玄天上帝為聯庄廟的中十二庄，習慣上稱之為許厝埔十二庄，緊鄰於鹿港街的東方【圖1】，為一同姓結合的聯庄⁶組織，即整個十二庄稱之為許厝埔，以許姓為主要大姓，包括頂厝、草厝、埤腳、東勢寮、港後、脫褲庄（又稱舊港）、烏標庄（以上七庄位於鹿港鎮）、橋頭、頭前厝、番婆庄（頂庄）、田寮、白沙屯（以上五庄位於福興鄉），一說烏標庄為林投園；其中的田寮和烏標庄已因人口減少而各自併入其鄰近的番婆庄和脫褲庄；而番婆庄又分為頂庄和下庄，只有頂庄是屬於十二庄其中之一庄（即番婆庄），傳說日治時期盟軍空襲時，下庄有被波及，整個十二庄卻安然無事，傳為玄天上帝的保佑，因此下庄在當時想要加入十二庄，卻因一天鎮符的時間已滿而取消。

除了許厝埔十二庄之外，在其南方及北方的區域，又各有三個聯庄組織，共同圍繞著鹿港街。其中二個恰巧與許厝埔同以十二個庄頭組成，這三個聯庄組織都稱為「十二庄」，有著各別的地域性宗教組織及儀式，如【圖1】所示，按其相對位置，本地人又將之劃分為北方的頂十二庄、東方的中十二庄及南方的廈十二庄⁷；另外在中十二庄與頂十二庄的中間、鹿港街的東北方則又存在著一個由五個庄頭組成的小型聯庄組織—五庄會⁸。其餘聯庄由於非本文之討論範圍，在此並不詳述。

6 聯庄係指「數街庄的聯合體，可說為自然街庄之擴大的型態，法律上稱為街或庄上面的地方自治團體」（戴炎輝，1979：18）。

7 施振民、許嘉明、王磊在《鹿港古風貌之研究·一般研究》中，將許厝埔十二庄稱為頂十二庄（施振民等，1978：9），或許是相對於其南的同安寮十二庄（廈十二庄）而言。

8 頂十二庄包括洋子厝、隆恩（已因大水而沖散）、新厝、魚寮、埔尾、山寮、牛埔、詔安厝、海墘



厝、竹園仔、海埔厝、柯厝，無聯庄大廟；廈十二庄包括西勢（後分為頂西勢、中西勢、下西勢）、裸店仔、浮景、菜園角、社尾、番社、盧厝、下庄仔、竹頭角、番同埔、崙子腳、西勢湖、牛埔厝，聯庄大廟為菜園角之庄廟福安宮，本地居民多為福建同安移民，故又稱為「同安寮十二庄」；五庄會包括客仔厝、王爺厝、顏厝、橋頭（又稱南北橋頭，後僅存南橋）、裸葉園、吳厝庄（後來加入），無聯庄大廟。

許厝埔十二庄起源於何時聯庄及聯庄的原因已不可考，僅知昭和年間的《鹿港鄉土誌》記載：「雍正年間，有漳州人許德佑者，開拓『頂厝庄』及『海埔厝庄』，當初有『許厝埔』之稱。」廖漢臣於《臺灣省通志》中則轉引伊能嘉矩的《大日本地名辭典臺灣篇》，指出其開墾的年代為雍正十二年（1734），許德祐墾馬芝保頂厝、海埔厝⁹」（廖漢臣，1969：109）。另外，《鹿港鎮志初稿》也整理了鄉野耆老的口述資料，「相傳許祐德¹⁰係與泉州籍的許姓富紳聯合開墾，其共同開墾範圍包括頂厝、埤腳、東勢寮、橋頭、港後、舊港、草厝、烏標庄、顏厝、北橋頭、學仔等聚落。經三年的齊心協力，開墾完成後，由許姓富紳分得南方一大半耕地所有權，此為頂厝里許厝埔埔南各聚落住民多屬泉州籍的由來；而北方的草厝、烏標莊、學仔、顏厝等聚落，由許祐德分得土地所有權，其族人同宗相繼入墾定居，故這些聚落住民多屬漳州籍。目前本鎮第二十一公墓舊名為漳州埔，又稱漳州塚，原為許祐德就其已開墾完成之小沙崙，特別闢建為墓地，供其同宗族人埋葬之地」（黃秀政，2000：131）。

許厝埔十二庄的共同信仰為玄天上帝，建有聯庄大廟拱辰宮，拱辰宮早期並無固定廟宇，但有一上帝公會（黃郁文，1990：89），根據拱辰宮中1976年〈重修拱辰宮碑記〉的記載：

「許厝埔拱辰宮也，位於橋頭鹿門莊之東，原為土地祠。初創年代，史乘難稽，傳係嘉慶初，庄民由泉州虎岫恭奉。

9 伊能嘉矩可能是因為雍正十二年原隸屬彰化縣馬芝遴堡轄域的鹿港，改馬芝堡一部份，即今鹿港鎮一帶稱鹿仔港堡（洪敏麟，1984：246），而推斷許德佑於雍正十二年入墾許厝埔，可惜《大日本地名辭典臺灣篇》在國家圖書館臺灣分館的藏本已散佚，筆者無從加以查證。

10 以上從日本時代至戰後的幾份資料，雖然都指出了人名、地點、事件，部份資料也指出時間，但人名有謂「許德佑」、「許德祐」、「許佑德」、「許祐德」，其可信度尚不足以直接支持雍正年間的開墾說。

玄天上帝神像渡台入祀於此而靈異屢顯，救難解厄，民感其德，乃擴建廟宇，始以此稱，蓋取譬如北辰眾星拱之之義也。二百年來歷有修葺……。」

得知拱辰宮原本是一座土地公廟，此亦為傳統漢人聚落發展的一個典型，唐山過臺灣之農墾漢人，在聚落形成初期因為經濟能力不足，但仍需要借助於大自然超自然力（supernatural power）的慰藉，因而於聚落興建顧田頭或把水尾的土地公廟奉祀；而拱辰宮位於十二庄中的橋頭，則與碑記中的記載吻合。由碑記中亦可猜測其神像似為泉州移民移請原鄉奉祀的神明而來，即施振民所稱之「祖佛」信仰中的一種¹¹。至於為何取名為拱辰宮，則與星神信仰有關，因其主祀神為北極玄天上帝，取其「北辰眾星拱之」的意義。

關於拱辰宮的由來尚有一段傳說，相傳許厝埔所在位置乃豬母穴，而文武廟則為虎穴¹²，當年的知縣楊桂森為了要來敗鹿港的地理，故意在虎穴的位置建文武廟，來破擁有豬母穴的許厝埔，故許厝埔就建拱辰宮，並安一大營正對文武廟，來轉移風水，使許厝埔不致破敗（尤文良，2001：81）¹³。文武廟建於清嘉慶十七年（1812）¹⁴，就年代來講，似乎與前述之拱辰宮碑文記載相去不遠，但是否碑文中記載之年代為後設的，則需要進一步的考證。另外，黃郁文的碩論中也曾提到在其訪問鹿港的大木司傅施水龍時，施老先生

11 施振民對「祖佛」有兩個定義：一是「當為祖先奉祀的神」，另一則是「祖先所奉祀的神」（施振民，1992a：463）。

12 在文祠與武廟的中間，現在仍存有一口「虎井」，據傳是為了破虎穴而開的。

13 此處引尤文良的文字資料，據筆者調查，大部份的許厝埔人雖然知道虎穴、豬母穴及文祠與許厝埔相沖，但多不知道是楊桂森來敗風水。

14 道光年間的《彰化縣志》對文祠、武廟的興建年代有嘉慶十六、十七兩個年代，經縣志內其他資料比對後，得知嘉慶十六年和十七年分別是文祠和武廟經始和告竣的年代（施添福，2000：184-185）。而日本時代的《寺廟臺帳》中記載文武廟的興建年代為嘉慶十一年（1806），明顯不足以推翻縣志中的年代。

仍記得文祠武廟乃屬「虎穴」，正對著許厝埔的「豬穴」，因之，曾以加建圍牆來減少文祠、武廟對許厝埔之沖犯（黃郁文，1990：45）。

（二）許厝埔十二庄與鹿港街的關係

許厝埔十二庄如今各個庄頭雖然都有建庄廟或輪值神明爐，以奉祀其村庄保護神，祭祀情形如【表1】¹⁵；但在1960年代以前，多數村庄不但尚未建廟，更多沒有各自的庄頭神信仰，而是以聯庄的主祀神玄天上帝為其保護神，也因此顯示出許厝埔十二庄早期在經濟上並不寬裕。中十二庄的許厝埔為一農業生產區，其西的牛墟頭則為許厝埔出入鹿港街必經之地，使得牛墟頭成為許厝埔農產品米穀與花生的集散和加工中心，也因許厝埔至牛墟頭交易而使牛墟頭有墟市，因此，形成許厝埔與牛墟頭的賓主關係（林會承，1983：78；洪敏麟，1984：257），此處引William Skinner的中地理論，則鹿港街為一因貨物交易上之需求而逐漸形成的聚落（林會承，1998：22），附近之村庄即為提供鹿港街資源的最佳生產地，由此推論，許厝埔十二庄自古應是以農業為主，而缺少墟市結構的聯庄，因此，在經濟上不寬裕是可被理解的。

除了經濟上的相互依賴關係之外，許厝埔十二庄與鹿港大街在社會安全上也或多或少互為唇齒，往昔牛墟頭之居民多自其東側之許厝埔十二庄遷入，每逢發生分類械鬥之時，牛墟頭成為許厝埔之據點，而許厝埔則為牛墟頭之前哨（林會承，1998：69）。

15 鹿港人在講述庄廟時，通常不會稱「某某宮」，而是稱其地名或主神，如不會稱「九華宮」，而稱頂厝或太子爺。

【表1】許厝埔十二庄各庄廟祭祀情形

庄名	主祀神	廟名	建廟年代
橋頭	太子爺	—	—
白沙屯	朱、邢、李三府千歲	集興宮	1985
頭前厝	花、柳、木三位夫人媽	鳳凰宮	1995
番婆庄	朱府王爺	—	—
埤腳	順府王爺	保聖宮	1986
東勢寮	薛府王爺	順泰宮	1989
草厝	玄天上帝	—	—
舊港	玄天上帝	玄聖宮	1996
港後	邢府千歲	福邢宮	1995
頂厝	太子爺	九華宮	1989

資料來源：筆者田野調查所得。

在鹿港的姓氏人口中，有所謂的施、黃、許三大姓，傳統上的鹿港是指狹義的「鹿港街」而不是今日整個鹿港鎮¹⁶。從1975年的統計資料中可看出，整個鹿港鎮的幾個大姓排名分別為黃、施、陳、許，但若只計算鹿港街範圍的十六里，其次序即變為施、黃、陳、許，而鹿港許姓除了集中在鹿港東隅的牛墟頭外，實際上一直向東南擴展，形成許厝埔十二庄一連串許姓村庄，現在的行政區將許厝埔的部份劃為福興鄉，而傳統上許厝埔實為鹿港的農村腹地，及舊鹿港街的一部份，因此，鹿港人將許姓算做鹿港的三大姓，如將許厝埔的人口計算進去，許姓顯然就超越陳姓而成為鹿港的第三大姓（施振民，1992a：462；1992b：2）。

16 此處所指的「鹿港街」，是以清末馬芝堡所轄的鹿港大街為主，約為今日北起北頭，南至街尾，東到牛墟頭，西抵舊港溝，包括今鹿港鎮大有、中興、洛津、新宮、順興、玉順、郭厝、東石、街尾、景福、泰興、長興、龍山、興化、菜園、埔崙等里或里部份及福興鄉的福興、橋頭兩村部份。

鹿港在光復以前，七月普渡分角頭輪流舉行，有俗稱「七月普渡歌」如下：

「初一放水燈，初二普王宮，初三米市街，初四文武廟，初五城隍宮，初六土城，初七七娘媽生，初八新宮邊，初九興化媽祖宮口，初十港底，十一菜園，十二龍山寺，十三衙門，十四飢鬼仔埕，十五舊宮，十六東石，十七郭厝，十八營盤地，十九杉行街，二十後寮仔，廿一後車路，廿二船仔頭，廿三街尾，廿四宮後，廿五許厝埔，廿六牛墟頭，廿七安平鎮，廿八泊仔寮，廿九通港普／泉州街，卅日龜粿店，（八月）初一米粉寮／豬砧，初二乞食寮，初三米粉寮，初四乞食食無餚¹⁷（李繼賢，1986：19-20）。」

許厝埔在地理位置上雖位處於鹿港街的外圍，然而，從上述鹿港普渡歌的歌詞內容來看，七月廿五為許厝埔的輪值日，因此在鹿港的普渡系統中，許厝埔也是屬於鹿港街的一部份。

在信仰上，許厝埔十二庄與鹿港街的牛墟頭和崙仔頂在過去因為同為許姓，而存在著一許三媽及玄天上帝的聯庄祭祀組織¹⁸，三月迎許三媽，四月玄天上帝鎮符，是年中盛事。此一地區為肥沃的農業區，曾引起施姓、黃姓的覬覦，有了這樣的聯庄性地域組織，易於團結，一致對外。基於同一姓氏的聯繫、經濟上的互賴和地域的毗鄰，使得牛墟頭景靈宮參與許厝埔十二庄的祭祀活動。因牛墟頭地大、人多勢眾，許三媽的儀杖執事牌向來放置於牛墟頭景靈宮二樓會議室，若舉辦遶境事宜，則請出儀杖執事牌，遶境完畢後再歸還景靈宮，不過，這項宗教活動目前已經廢止。雖然玄天上帝的信仰範圍已不包括牛墟頭，但是每年玄天上帝誕辰的遶境範圍仍然包括牛墟頭和崙仔

17 歌詞的最後幾句，鹿港人的說法見仁見智、各有不同。

18 傳說以前崙仔頂玄天上帝、牛墟頭蘇府三王爺、許厝埔玄天上帝三尊神像是同一塊木頭所刻的。

頂（顏芳姿，1984：60-61）。另外，在崙仔頂交陪¹⁹網絡中，若崙仔頂玄天上帝為正駕時，許厝埔玄天上帝則為其副駕，牛墟頭為其陪駕，安平鎮、公館後、宮後、永安三路為其陪駕前（楊勝，2002：80）²⁰。

雖然牛墟頭與許厝埔同屬許姓所在的聚落，地緣上又相當接近，且兩處所傳法術同一系統，但是許厝埔的拱辰宮卻不是景靈宮的副駕或陪駕。景靈宮的交陪關係透露出鹿港街上的角頭之間的關係從不跨越到街外，也就是說，鹿港人以鹿港街作為最大的超自然境域範圍，牛墟頭參與的是街上的祭祀活動，而與許厝埔共奉玄天上帝為主神的聯庄組織無涉（顏芳姿，1984：61）。此現象從鹿港街上的暗訪、遶境等宗教活動，便可明顯地看出，其路徑早年從不跨過復興路，現在頂多也只到中正路東新興的永安三路社區（武聖宮）。

許厝埔與鹿港街的關係，在社群背景、普渡儀式兩個層面來講，許厝埔是屬於鹿港街的一部分；但在街上的暗訪、遶境等宗教活動中，許厝埔顯然又不屬於鹿港街內，因此街外的人稱呼鹿港街為「鹿港」；而在經濟、防禦及其他信仰習俗上，許厝埔與鹿港街上又有著頻繁的街庄互動關係。因此，許厝埔與鹿港街存在著一種過渡又曖昧的現象，許厝埔屬不屬於鹿港街的範圍，端看人們是從哪個角度來論釋。

19 鹿港街上各角頭間透過不定期的宗教活動，如暗訪、遶境、獻匾……等，彼此相互援助，久而久之所衍生的一種角頭與角頭的親疏關係，基本關係包括正駕、副駕、陪駕，另可再發展出副陪駕、陪駕前（尤文良，2001：62-63）。

20 崙仔頂有兩個主神，其交陪關係並不一致，一種是「許家佛」—玄天上帝間的交陪系統，屬於許姓聚落間的交陪；另一個是池府王爺，交陪的對象多為鄰近的鹿港街內角頭（楊勝，2002：80）。

三、許厝埔十二庄鎮符的儀式過程

許厝埔十二庄除了聯庄大廟²¹拱辰宮外，每年再由值年的庄頭大公館²²輪祀主祀神玄天上帝，大公館由十二庄按以下的次序輪流擔任：橋頭→頭前厝→頂厝→草厝→白沙屯→埤腳→東勢寮→港後→脫褲庄→番婆庄，值年爐主則由輪到擔任大公館的那一庄於每年農曆三月初三玄天上帝聖誕前後依擲筊選出，之後擇日²³「過爐」，十二庄過爐當天再擇日決定每年的「鎮符」儀式及活動於何時舉行，通常於農曆的四月左右，並選擇在星期日，如此才有人力來支援²⁴。

「鎮符」作為一個儀式中的術語，它可以指稱一個完整的儀式；也可以指稱整個安營儀式中的一個段落。一個儀式的步驟內容頗多，若以「鎮符」此一步驟名稱喚為儀式名稱，其原因顯然與「鎮符」此一步驟居於儀式之主要地位有關。「儀式用語」在不同的地區產生了差異，造成其指涉的內容也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先界定此一概念。「鎮符」對於許厝埔人來說，有二層定義：第一層定義指的是每年鎮符那天進行的所有儀式行為，也就是一年一度鎮符的「日子」，所以遶境也包含在鎮符這層定義裡；第二層定義則是指與遶境分離的鎮符儀式，鎮符當天，「鎮符」與「遶境」分為兩組不重疊的人員，各自進行其負責的儀式活動。為了便於行文，本節以下的「鎮符」與第一小節的「鎮符」專指上述第二個層次的定義。

「鎮符」儀式可分為準備工作、現場工作兩個部份，前者於大公館、小公

21 許厝埔聯庄廟拱辰宮，當地人之口語多讀為「上帝公宮」，或直接稱其主神上帝公來代表拱辰宮；另外，為區分聯庄廟與十二庄各庄廟，許厝埔人乃將拱辰宮稱為「大廟」。

22 亦有稱之為「大館」或「大爐」，但其象徵意涵相同。

23 一般人多讀為「看日」，為法師先選幾個日子後，再由乩童（玄天上帝）決定，本地人稱為「由上帝公跳出來的……」。

24 如今為工業社會，不像以前為農業社會，若在往昔，則無此固定選擇星期日的需求。

館²⁵及大廟舉行，內容包括置天台、放兵、宴王、繳令、犒將、下天台等；後者由法師率領，依序至各營頭安置符柙。符柙又分為大柱、小柱，其尺寸自古以來由神明指示為大柱二尺七寸，小柱二尺一寸²⁶，其形式如【圖2】、

【圖3】所示：大柱為竹筒，其上用黑墨書寫「∨∨∨ 勅令玄天上帝 ⊖ 安鎮合境平安」²⁷，小柱為竹片，部分與大柱同樣書為「∨∨∨ 勅令玄天上帝

⊖ 安鎮合境平安」，另一部分則書為「∨∨∨ 勅令順府王爺 ⊖ 安鎮合境平安」

」；其營位的數量，緣於此一區域為玄天上帝信仰範圍，而相傳玄天上帝曾經帶領的部下，共有三十六官將（又稱三十六天罡、三十六神將）²⁸，因此總共安了三十六個營位，分由三十六官將把守²⁹。



【圖3】順府王爺符柙
攝影：許嘉勇（2002）



【圖2】玄天上帝符柙
攝影：許嘉勇（2002）

25 小公館是指埤腳，相傳玄天上帝原為屠夫不識字，因此需要一位識字的秘書來輔佐祂，即埤腳保聖宮的主祀神—順府王爺。

26 符柙的尺寸雖依神明既往的指示來準備，但在對照魯班尺後，發現大柱為「本」，小柱為「義」，皆符合吉利尺寸。

27 符頭—「∨∨∨ 勅令」，「∨∨∨」成三角形排列，代表道教的三清（玉清、上清、太清），「勅」亦有寫成「敕」者，兩者意義相同，而當地人多書為「勅」；符體—「玄天上帝 ⊖ 安鎮合境平安」，為整個符文的主體，標示與儀式相關的內容，其中，一個圓圈再一橫「⊖」，代表「索」（細仙索）的意思；符膽—「」，為法師在符文最末所畫的不規則形的特定符號，代表法師為所畫的符負擔全責的一種標記（宋錦秀，1994：174），許錦錫先生稱之為「符腳」，有的帶印、帶罡；有的帶刀、帶劍，各派所傳略有不同，是一種力量（ham⁵）的標記。

28 相傳玄天上帝有兩個部屬—龜精和蛇精，但祂怕自己無法收伏這兩個精怪，於是想向保生大帝商借其寶劍來制服，但保生大帝深知玄天上帝的個性，怕祂到時不還寶劍，因而要玄天上帝用祂另外的部屬—三十六官將來抵押，但玄天上帝收伏了龜、蛇二精之後，卻毀約緊握著寶劍不還，於是保生大帝只好將三十六官將收為屬神（阮昌銳，1994：10）。因此，如今民間常見的現象是，三十六官將已不跟隨玄天上帝，而為保生大帝的陪祀神。

29 據蘇順興、許錦錫兩位法師表示，並沒有特別指說某營由某位官將把守，而是三十六官將自行去

三十六營分大營十四營，小營二十二營，各大、小營的構件數量及其排列方式皆有規定，如【圖4】、【圖5】所示，大營：大柱一枝，小柱玄天上帝八枝、順府王爺三枝，馬旗傘十二幅，小營：無大柱，小柱玄天上帝五枝、順府王爺二枝，馬旗傘七幅，所剩符柅安在尾營³⁰【圖6】。大營的排列方式為：大柱置於營位的正後中央，其餘小柱分為前後兩排，前五後六，前排之中間為三小柱順府王爺，其左右兩側為玄天上帝，後排則全為玄天上帝，而在各符柅前方再置放各營將軍的紙馬、紙旗、紙傘；小營的排列方式也是前後兩排，前排為順府王爺二枝，後排則為玄天上帝五枝。



【圖4】大營 攝影：許嘉勇（2002）



【圖5】小營 攝影：許嘉勇（2002）



【圖6】尾營 攝影：許嘉勇（2002）

調配。

30 尾營主要為各營在一年內補兵將之用，為整個三十六營預留兵馬。其數量並無規定，各庄頭法師的習慣亦多不同，以埤腳法師蘇順興為例，其習慣玄天上帝添二十四枝，順府王爺添十二枝，合為三十六枝，代表為三十六營再各添一枝。

(一)鎮符

一年一度的「鎮符」，還搭配置天台、勅符、放兵、宴王、繳令、犒將、下天台等其他儀式，下面以歲次壬午年（2002）輪由頂厝為大公館的「鎮符」儀式為例，對各個段落分別做簡要介紹：

(1)置天台（ $ti^{3-2} thian^{1-1} tai^5$ ，23:00-24:30、05:00-05:10）：

又稱請（接）上蒼，由於接上蒼事實上是接上蒼派來的欽差大人，因此，又稱為請（接）欽差。是一種臨時搭起的神位，上書「上蒼」二字，桌上擺有紅圓、素果等，置於廟外露天的地方；乩童起駕後，由當地庄廟的法師及起駕後的乩童（太子爺³¹），領著庄頭居民持香循著神明指



【圖7】頂厝之接上蒼 攝影：許嘉勇（2002）

示的方位跪下，將上蒼迎回廟前【圖7】（林秀幸，1998：21-34）。置天台是一個隆重而簡短的儀式，並不單獨存在，常附屬於一個大型儀式中的一部份，凡聚落內有重要事情時，如入宮、暗訪、做醮、拜斗，人們皆會置天台，請上蒼來做主。

十二庄鎮符時的置天台，理論上是要先在大公館置完天台後，隨即至大廟置天台，但由於人們作息的因素，現在都是當天子時（前一晚23：00）之後，先在大公館置天台，工作人員稍作休息後，一早5：00 再到大廟置天台，當在大廟置天台時，乩童不再起駕，儀式內容也簡略許多。而小公館埤腳也有置天台，以供各神轎於中午休息及再出發時，向上蒼行禮。

31 由於頂厝的主祀神為太子爺，因此由太子爺降乩。

(2) 勅符 (thik^{4.2} hu⁵, 24:30-01:00) :

接完上蒼後，由法師領著太子爺（乩童）進入大公館後，向太子爺稟告明日是十二庄一年一度「鎮符」的日子。之後由太子爺持手轎對著符柙、烏令32、代旨符等象徵物賦予神力，稱為「勅符」【圖8】。

此處的「勅符」，由神的民間代理人—乩童，透過神祕的口語、特殊的肢體語言與中介物「手轎」，使原本世俗的物體，藉由神聖化的過程，被賦予超自然的屬性（宋錦秀，1994：273-278）。



【圖8】勅符

攝影：許嘉勇（2002）

(3) 放兵 (pang^{3.2} ping¹, 05:10-5:35、06:05-06:20) :

由法師（前場）與門人（後場）合誦奉請神咒，共同奉請呂山和普庵教主、本壇諸恩主、哪吒三太子、血（黑）虎大將軍、以及五營軍馬等神明與營軍，此神咒內容由法師直誦上半句、門人以音誦方式應和下半句³³，並由法師依照該派規儀，或前或後或左或右的移動步伐、轉動手勢³⁴，期間伴奏的樂器（後場）則很有節奏的配合著。接著由法師進行「打鞭」，以揮鞭拍打五方位地面之姿，作為打點五方兵將旗門，召集點兵或放出營兵執行編派任務的象徵（李秀娥，1998：56-57）【圖9】，又稱為「開營」。年底冬至之前，再擇日行「收兵」的儀式。

32 即黑令旗，共有四支，分別為遶境時玄天上帝的轎、太子爺的轎、土地公的轎以及鎮符時玄天上帝的四輦。

33 咒語內容請參考馬上雲《犒軍儀式之音樂研究》（1996），頁23-25；李秀娥，《鹿港奉天宮取甘露水的儀式與意義》（1998），頁56-57。

34 大公館頂厝有五營頭供法師操弄，大廟拱辰宮則無五營頭，只有五營旗供法師操弄。

藉由「放兵」過程，法師調請各神明及其部下，聲明自己承接神明的旨令，具有神明及祖師賜予之權力（法力）（馬上雲，1996：25）。與置天台相同，放兵也是先在大公館、再到大廟，放兵結束後，準備開始鎮符。在拱辰宮放兵的同時，各庄頭的大轎、陣頭也陸續進來拱辰宮行禮準備遶境，形成廟內、外皆相當盡責地負責其該做的事，只是廟內是爐下弟子虔誠地為恩主服務，屬義務性質，而廟外陣頭則是為了業績盡情演出。



【圖9】放兵
攝影：許嘉勇（2002）

(4)鎮符（ting^{3·2} hu⁵，06:35-16:30）：

鎮符的隊伍由法師、載鎮符用品的小貨車、拱辰宮玄天上帝三帝的四輦、其餘神職人員組成；鎮符的時間，依神明既往的指示，除了位於大廟右前方的「頭營」一定要在「卯時（5：00～7：00）」釘完外，其他各營並無定則。鎮符的過程由法師領頭，前往各個營位，當隊伍一到達營位，神職人員便開始抽掉舊的符柅，換插上新的符柅，擺上代表營軍的紙馬、五色旗及紙傘，將牲醴擺設於符柅前方，上香拜拜、燒金，並同時燒掉舊的符柅。法師面對插符柅處右手拿著法索在空中畫符，同時念一段咒語，接著向後轉身，用力打鞭三下，象徵著把兵馬趕到營頭的崗位上，再喝一口符水，面對符柅處，稍蹲低姿勢，雙手押（te^{3·2}）四大金剛指，同時噴出符水，象徵神對兵馬做強制的派令，兵馬召調完成後，再由法師用法索輕敲每根符柅，並恭請玄天上帝四輦以轎桿輕敲剛釘上的符柅，象徵玄天上帝做最後的確認，接著放炮³⁵完成鎮符的儀式。

35 頭營要放「連炮」，其餘各營只要放「排炮」即可。



【圖10】鎮符隊伍
攝影：許嘉勇（2002）



【圖11】換插上新的符柂
攝影：許嘉勇（2002）



【圖12】燒金並燒掉舊符柂
攝影：許嘉勇（1999）



【圖13】法師手拿法索畫符
攝影：許嘉勇（2002）



【圖14】打鞭三下
攝影：許嘉勇（2002）



【圖15】押四大金剛指並噴出符水
攝影：許嘉勇（1999）



【圖16】法師以法索輕敲符柅
攝影：許嘉勇（2002）



【圖17】以玄天上帝四輦的轎桿輕敲符柅
攝影：許嘉勇（2002）

釘完頭營後，鎮符隊伍依序完成三十六營的鎮符儀式，其路線如【圖25】所示。各營操演之儀式與程序大致是相同的，釘完第十六營後結束上午的行程，鎮符人員前往小公館保聖宮休息，用完午餐後，下午再從第十七營開始釘。

(5)繳令（kia^{2.6} ling⁷，11:40-12:00）、宴王（ian^{3.2} ong⁵，12:10-12:45）：



【圖18】放炮—頭營放連炮
攝影：許嘉勇（2002）

完成上午十六營的鎮符，法師於中午休息時暫時先至保聖宮向順府王爺繳令，向玄天上帝的神書順府王爺報告上午的鎮符狀況，總共安了十六營，大營五營、小營十一營³⁶。

36 此處許厝埔與鹿港奉天宮的相關程序稍有不同，奉天宮在取甘露水或拜散魂等儀式進行中，會先前往鹿港天后宮恭迎媽祖大令，而許厝埔僅有最後的繳令、卻無一開始的領令，實是將領令這一儀式簡化於置完天台向主神稟告相關事項的過程中，自然獲取主神的「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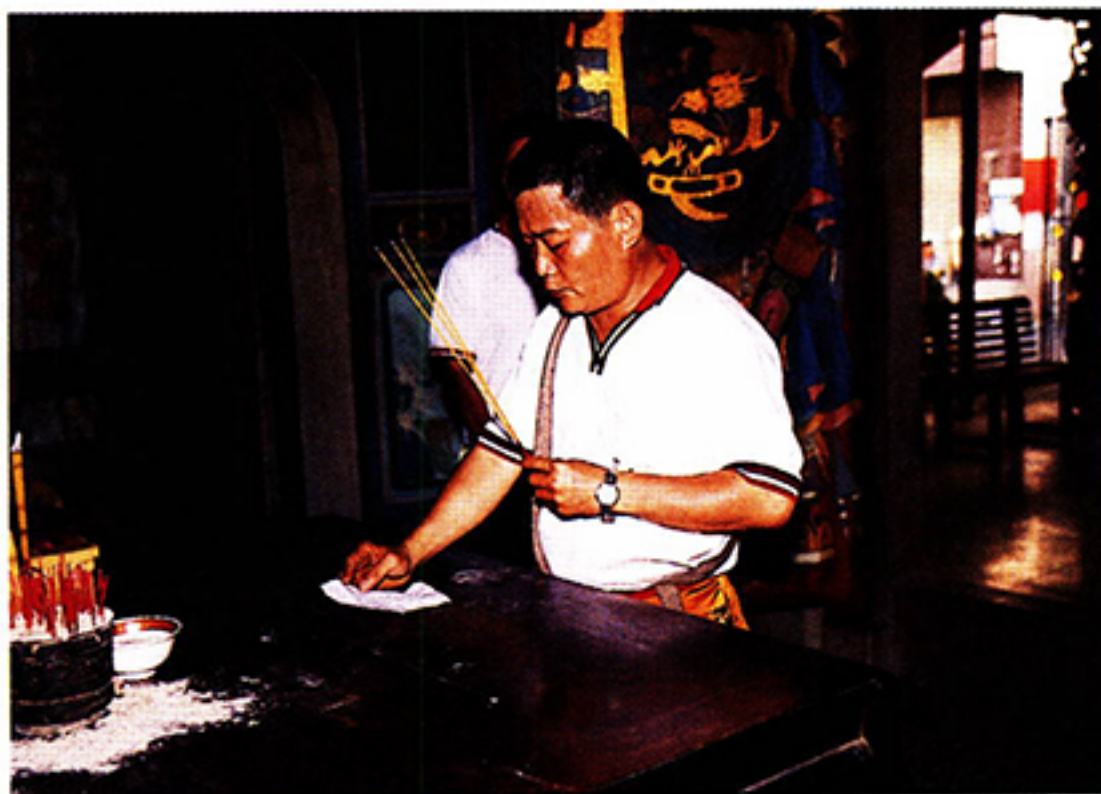
中午繳令後，便以豐盛的祭品，周到的禮數宴請玄天上帝、順府王爺與諸位恩主。這時小公館埤腳的執事人員在其庄廟保聖宮前擺上宴桌，包括執事人員準備的供品及十二庄各家戶居民準備的供品。眾人開始唱「宴王咒」，請神降臨接受民間的宴請，法師這時候以複雜的腳步以及姿勢，將桌上的各式祭品，一一交給小公館的爐主敬獻給神明³⁷【圖19】。



【圖19】宴王 攝影：許嘉勇（2002）

(6)繳令（17:00-17:30）、下天台（her⁷⁻³ thian¹⁻¹ tai⁵，17:35-17:39）：

尾營安完後，先回到小公館埤腳向順府王爺繳令，再到大廟拱辰宮向玄天上帝繳令，法師向順府王爺及玄天上帝報告一天的鎮符狀況：「小營，小柱玄天上帝一營五支、順府王爺一營二支；大營，大柱玄天上帝一營一支，小柱玄天上帝一營八支、順府王爺一營三支，大柱玄天上帝共14支，小柱玄天上帝共 $222+5=227$ 支，順府王爺共 $86+1=87$ 支³⁸，此時三十六營安營完畢，小法繳令」【圖20】。



【圖20】繳旨 攝影：許嘉勇（2002）

37 以前宴王是各庄頭的法師要去小公館埤腳主持，但是都由埤腳人士來準備供品及場地，現在則都由埤腳的法仔來準備及主持。

38 加的部份為所剩符柁，安在尾營，尾營亦屬大營，因此，其符柁的數量除大營的數量外，亦再加上所剩符柁，故尾營符柁數量往往較多。

等所有神轎及陣頭回來後，再於大廟拱辰宮進行「下天台」的儀式送走欽差，並拆除原先臨時搭設之神位，其儀式與在大廟接上蒼時類似，簡單而迅速【圖21】。

(7) 犒將 (khoo^{4.2} chiong⁴，18:40-20:41)、下天台 (18:43-20:45)：

接下來大公館的神轎將大廟玄天上帝的大轎接回大公館後，法師就會到當年的值年爐主家中犒將³⁹。由法師藉著某些儀式動作，在廟前調請並犒賞神明之兵馬。其儀式過程非常繁複及冗長，可分為前後兩個段落，前段又可分为參香、勅清水、勅壇、勅鞭、打指、開壇、開鞭、調營、卜筊、喝營、請大令、儀式暫停等段落；後段則可分为犒賞、變筵、巡筵、燒金等段落【圖22】。犒將結束後，再送上蒼、繳旨【圖23】，完成一年一度的「鎮符」儀式及活動。



【圖21】大廟之下天台

攝影：許嘉勇（2002）



【圖22】犒將 攝影：許嘉勇（2002）



【圖23】大公館之下天台 攝影：許嘉勇（2002）

39 許厝埔十二庄由於信仰玄天上帝，平常人家除於每月初一、十五或初二、十六犒將外，另外也於初三、十八犒將，一個月共四次，於初三、十八犒將應該與玄天上帝於三月初三的神誕有關。頂厝2002年已無爐主制，而是在庄廟九華宮前犒將。

(二) 遶境 (liau²⁶ king², 06:00-17:30)

在「鎮符」儀式的同時，十二庄裡各庄頭的庄廟也會派出神轎及陣頭遶境。當法師在拱辰宮放兵的同時，各庄頭的大轎、陣頭先陸續進來拱辰宮行禮，等所有大轎、陣頭集合完畢，便開始出發遶境，一路上民眾擺設香案，虔誠祭拜【圖24】。「鎮符」與「遶境」兩個隊伍的人員並不



【圖24】參與遶境之轎班與陣頭

攝影：許嘉勇（1999）

重覆，也就是說，鎮符的人員先行出發，遶境隊伍才跟在鎮符隊伍後面巡遶十二個庄頭，但遶境的路徑並不再重覆前面鎮符的路徑，而是以居民居住的物質世界為主，因此，也就沒有巡視各營位的意涵。

遶境隊伍各庄頭大轎的序位，除正駕、副駕⁴⁰、及土地公為固定的序位外，其餘各庄頭大轎則按照哪一庄的大轎先到拱辰宮報到的次序，依次排序；第一頂為開路的土地公，最後一頂為「正駕」拱辰宮玄天上帝二帝押後，而舊港據說因其玄天上帝跟大廟的玄天上帝有淵源，而為「副駕」排於大廟之前。遶境隊伍出發的順序反映了一個現象，各庄頭會以排在前位為榮，因此，2002年的大公館頂厝一早天未亮便來到拱辰宮報到，據頂厝人士表示，以往也曾因為大公館晚到但仍要求排至頭位，而發生不愉快的事件。

以2002年為例，各神轎的出發順序如下：

1號土地公→2號頂厝→3號草厝→4號橋頭→5號埤腳→6號白沙屯→7號東勢寮→8號番婆庄→9號港後→10號頭前厝→11號舊港→12號玄天上帝

40 鹿港街上各角頭間透過不定期的宗教活動，如暗訪、出巡繞境，與友廟發生交陪關係，而發展出正駕、副駕、陪駕，另可再發展出副陪駕、陪駕前……等（尤文良，2001：62-65）。

遶境的路徑如【圖27】所示，由大廟拱辰宮出發，遶完十二庄的轄區後，最後再回到拱辰宮，其時橋頭太子爺的神轎會盡地主之誼，先行回來準備接禮，待橋頭接完各庄頭的神轎後，「副駕」舊港再與橋頭一起接「正駕」許厝埔玄天上帝回拱辰宮，完成一天的遶境活動。

四、許厝埔十二庄「鎮符」儀式的象徵意義

(一)「鎮符」儀式本身對許厝埔的意義

前一節所敘述的「鎮符」儀式過程，筆者將之分為七大段落，外加與鎮符隊伍同時進行的遶境，前者共耗時約18.5 個小時，後者亦超過11.5 個小時，所花費時間冗長，儀式過程亦極為繁複且多樣。其中，許厝埔人為表現其「鎮符」儀式之隆重，除一般主要段落「鎮符」外，另有四個可個別於其他儀式中配合舉行或個別舉行的段落，包括「置天台」、「放兵」、「犒將」與「宴王」。

與鹿港街上或臺灣其他地方相關的儀式比較（方鳳玉，1999：117-123；賴孟玲，2001：85-87；高怡萍，1994：243-244），一般鎮符（或安營）的儀式，請壇、勅符、鎮符（或安營）為基本的儀式段落，各地再因區域性的不同而增加其餘段落，包括放兵、犒將、遶境等儀式，由於一般之安營系統，係以「五營」為基準，視聚落需要再增加其營頭數量，因此，其鎮符（或安營）內容不會像許厝埔三十六營這樣的繁複。

其中，「置天台」與「放兵」在大廟與大公館各進行一次，這部份與大公館本身也要「安營」⁴¹有關，因此各自請一位上蒼、各自放各自主神的兵，

41 有趣的是，此處不稱「鎮符」，而稱「安營」。

頂厝放太子爺的兵馬、拱辰宮放玄天上帝的兵馬。而其儀式在大廟屬「光放」，每個步驟都不能省略；在大公館屬「暗放」，請神後就將兵馬放出去，省略許多步驟。在比較重要的場合採用「光放」，其他次要的場合則儘量採用「暗放」，以節省氣力。而以往的「犒將」儀式也是在大廟與大公館各進行一次，而近年來也都改為只在大公館犒將。

從兩位許厝埔主要法師傳人（埤腳蘇順興、頂厝許錦錫）的敘述中，可看出法教從街上到街外的變遷，由於兩人的「先生」（師父）都是牛墟頭的法師傳授其法仔，而鹿港街上的法師系統又多傳自澎湖，因此，兩人對很多儀式的專有名詞並無法像街上或澎湖兩地清楚地界定或敘述，這應該是與許厝埔位處鹿港街的外圍有關，不論是知識水平或是對儀式的嚴謹性、原始性，都已比不上街上、澎湖兩地。

而在「遶境」過程中，各庄除出動庄頭主祀神的神轎出巡地方以求寧靜、平安外，亦搭配許多陣頭助陣，除少數庄頭還保有自己的陣頭外，大多數的陣頭皆來自外地，陣頭的眾多顯示出各庄對「遶境」活動甚為重視，皆盡其所能地聘請各地的陣頭來「鬥鬧熱」，可觀性甚高。

從以上鎮符與遶境的分析，可看出許厝埔人對「鎮符」的重視程度，將「鎮符」這一天的日子視為許厝埔十二庄一年一度的盛事，包括各庄頭執事人員以及各家戶，整個十二庄皆因此事而忙了一天。

（二）營位空間外顯的意義

營位之地點往往屬於陰地，若隘口⁴²較大則安大營（如塚仔、溝墘），若隘口較小則安小營；近年來三十六營安置的位置大致如下：

42 「隘口」指的是孤魂野鬼、凶神惡煞等陰氣較常出沒之地或進出之通道。

【表2】許厝埔三十六營分布表⁴³

	A版(1960')			B版(1970')			C版(1990')	
頭營	帝爺口	大營	向文經	拱辰宮西河邊	大營	向西南方	大營	向西南
2	鹿去田仔角	小營	向文昌經	拱辰宮前校邊	小營	向文武廟	小營	向西南
3	交仔角	小營	向文昌經	文武廟東邊鐵路邊南	小營	向西南方	小營	向西南
4	米粉埔莫後	大營	向坐東	街尾南面魚池邊	小營	向西南方	小營	向西南
5	庄仔前	小營	向南	鹿港鎮第一公墓柱邊	大營	向西南	大營	向西南
6	白沙墩前	小營	坐西北	第一公墓場正北面河南	小營	向西南	小營	向西南
7	頭前下田乾	小營	坐西	下庄南面鰻池北面	小營	向西南	小營	向西南
8	拾甲交尾	小營	坐北	白沙屯仔大公路北面	小營	向南	小營	向北
9	拾甲交頭	小營	坐北	彰鹿路南邊小路邊十甲溝尾明金工廠西邊	大營	小營向南	小營	向南
10	派出所後	小營	坐西北	聯美南面十甲溝中小路北	小營	向南	小營	向南
11	入番婆庄頭交仔乾	大營	坐向西	番婆庄南邊十甲溝頭墓場角	大營	向東南	大營	向東南
12	溫燒卑前	大營	坐向東	番婆庄東邊向東公共地	大營	向北	大營	向東
13	遜仕面前	小營	坐東北	濁水溝大抽水機東面大鐵厝南	大營	向南	大營	向東南
14	下牛埔和姜田乾	小營	坐西	東勢寮南面濁水溝南溪澤田邊	小營	向西南	小營	向西南
15	埤腳食中午起行來東勢寮許意厝後魚池乾	小營		後埔西南頭前厝北田邊	小營	向東南	小營	向東
16	東勢寮拜汴頭	小營	坐西北	後埔西南墓場東面	小營	向東南	小營	向東
17	經北	小營	坐西	埤腳東北角田邊	大營	向東南	大營	向東北
18	午莫北	小營	坐西北	東勢寮許火春厝前田角	小營	向東北	小營	向東北
19	公埔火田角	大營	坐西南	廟仔公西邊二百米	小營	向東北	小營	向東北
20	施厝莫	大營	坐南方	廟仔公口	小營	向東南	小營	向南
21	五厝庄下交乾	小營	坐南方	溫燒厝南邊	小營	向東南	小營	向東
22	庫庄北	大營	坐東南	公館埔東邊的南北路邊	大營	向東北	大營	向東
23	庫庄前	大營	坐東北	草厝公館埔中部	大營	向東	大營	向東
24	港后前	小營	坐東	草厝洪仔土	小營	向北	大營	向東北
25	山仔公埔	大營	坐東北	學仔埔	大營	向東北	大營	向東北
26	頂厝前	小營	坐向西	草厝西邊墓邊田中	大營	向東北	小營	向北
27	參下莫口橋	小營	坐東北	吳厝庄西南方田中過鹿和路	小營	向北	小營	向西北
28	鹿港公營池角	大營	坐東北	舊港北面橋頭南面東西路	大營	向西北	大營	向北
29	公營魚池下石橋下	小營	坐北	舊港巷西邊	小營	向西	小營	向西
30	頭前草池北	小營	坐西北	港後西面南北路	小營	向西	小營	向西偏南
31	土地公田	大營	坐東北	自來水廠山阿公埔	大營	向西南	大營	向西北
32	後埔路東莫前			頂厝西邊雙交路叉口	小營	向西	小營	向西
33				電火局西邊橋邊	小營	向西	小營	向西
34				公館魚池抽水機南面	大營	向西南	大營	向西
35				公館魚池南邊	小營	向西北	小營	向西北
尾營				尾營埤腳保聖宮前路邊	大營			向西

43 A版為頂厝法乩長許錦錫先生之父所遺傳下來的；B版為蘇順興之師父所傳，主要是多了之前所遺失掉的營位；C版為頂厝上次輪值大公館鎮符時再去採的圖，由許明良繪製。由於內容為傳抄的結果，故多同音之別字，在此先不做修正。

由【表2】三份營位的資料比較中，可看出早年的營位順序與現今之順序有多處不同，且之前有數營曾經散失，至1977年後才陸續因神明指示，而補齊三十六營；且其方位亦因年代更迭，少數幾營在歷年來的方位有些出入。近年來更因建築新屋、拓寬道路等因素，以致地點跟著改變⁴⁴，但其方向維持原坐向。

由【圖25】可以發現，三十六營的位置及方向，是以許厝埔十二庄為中心，藉神明旨意將各大、小營設於「適當地點」，並朝向十二庄的外面，以神明的力量，防止外界邪祟侵入十二庄，以保護各個庄頭的居民。其中第二營朝向文祠，緣起於前述許厝埔與文祠相對的風水說。而在【圖25】中亦可發現第十四、十五、十六營，皆面向非屬十二庄但位處十二庄範圍內的後埔，這可能與後埔跟崎溝子較有淵源有關，而不屬於許厝埔之「我群」，因此保護著十二庄而向著別的庄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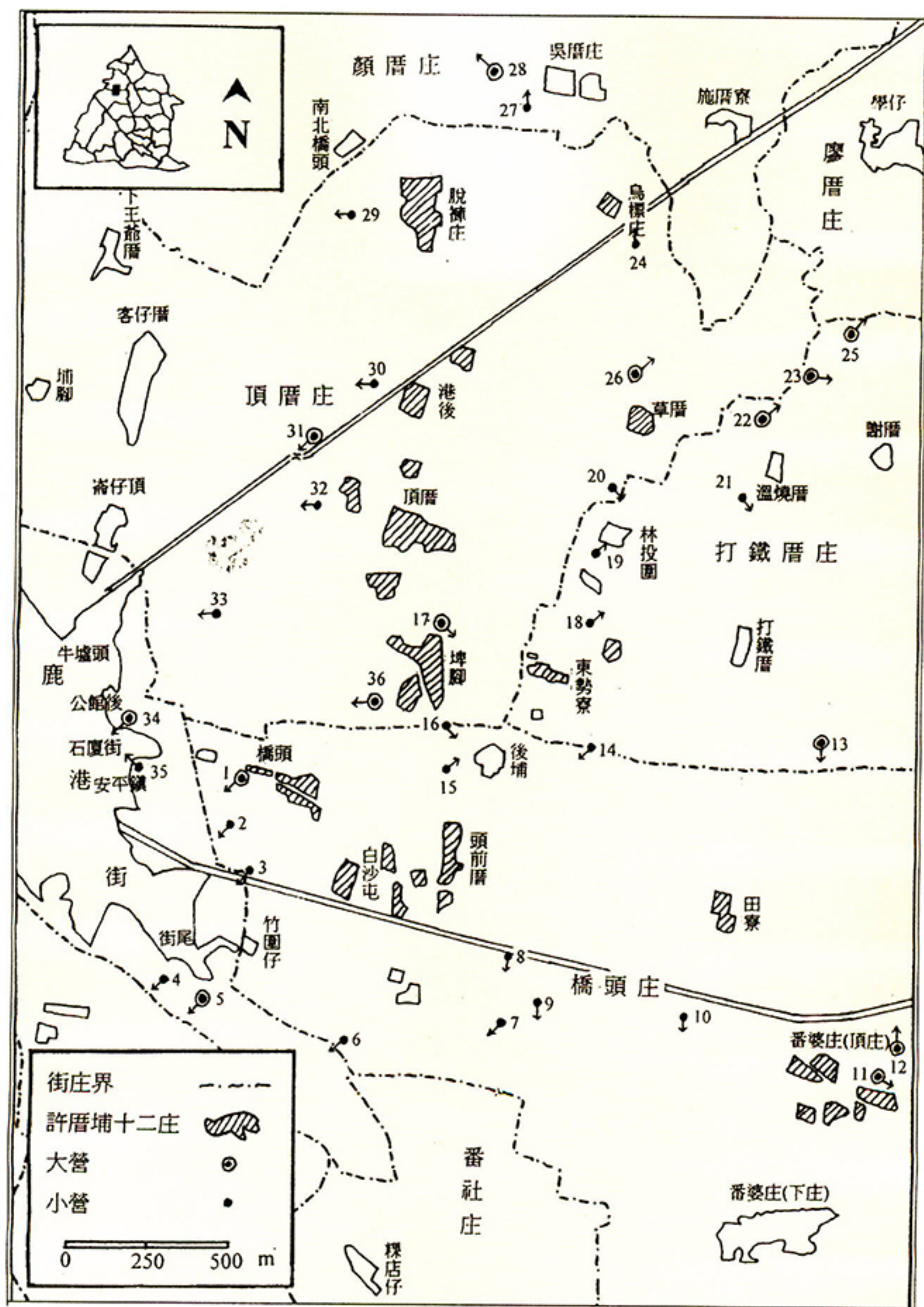
鎮符的路線除了考量以最短的時間及最順利的路徑，按三十六營的順序，由西→南→東→北→西呈逆時針方向進行，並無其他特別的意義⁴⁵，此點從歷次十二庄鎮符時，會順便協助其內各庄安置其五營，亦可看出。雖然其路徑皆選擇距離最近的路線，但由於三十六營大致上仍安置於十二庄的外圍，因此，整個安營鎮符的路線，仍是遶經整個聯庄的外圍。經由神明鎮符的活動路線，也反映出這些分布於聚落周圍，彼此位置孤立的營位，被依序串連，形成一個完整、具有明確界線的領域。

鎮符及繞境隊伍中午在小公館埤腳休息，應與整個鎮符及繞境的路徑中，埤腳大約位於中央，及順府王爺為玄天上帝的祕書有關，因此，中午須在保聖

44 2001年的鎮符儀式並非如往年一樣，由埤腳法師蘇順興主持，而是由值年大公館頭前厝自己處理，因為經驗不足，導致事後蘇順興法師發現其鎮符的營位有些許的出入。

45 此與澎湖地區之安營路徑有所不同，澎湖居民相信安營儀式除了於各營頭安置神軍神馬之外，主公神轎所經之路徑也形成一道阻擋孤魂野鬼入侵的防線（林會承，1999：73）。

宮宴王，從整個路徑看來，上午鎮符的範圍大約是埤腳以南的區域，下午鎮符的範圍則是埤腳以北的區域，可說是以埤腳為主要分界點。



【圖25】許厝埔十二庄與三十六營位分布圖
繪圖：許嘉勇（底圖根據1904年臺灣堡圖重繪）

值得一提的是在公館魚池邊也有三十六營的分佈，則為此處是往昔許厝埔與鹿港大街的往來通道，因為此處的水池常發生意外，因此，許厝埔玄天上帝在此處放兵（安營）—第三十四、三十五營，以保護進出鹿港的許厝埔居民。

然而在此基本守護境之地域範圍內，仍有其他各庄的領域存在，並且各庄執事人員也會各自在其主神的祭祀範圍內「安營」，祭祀範圍的層級（level）由此可見，三十六營為聯庄的祭祀範圍—層級較高，五營為庄頭的祭祀範圍—層級較低；往往各庄廟的五營會與十二庄的三十六營相鄰，如十二庄三十六營中的第十至十三營即為番婆庄的西、南、東、北營，三十六營中的第十六、二十、三十一、三十二、尾營即為頂厝的南、東、北、西、中營（見【圖26】）。



【圖26】頂厝之南營與十二庄之三十六營相鄰

（三）「遶境」路徑外顯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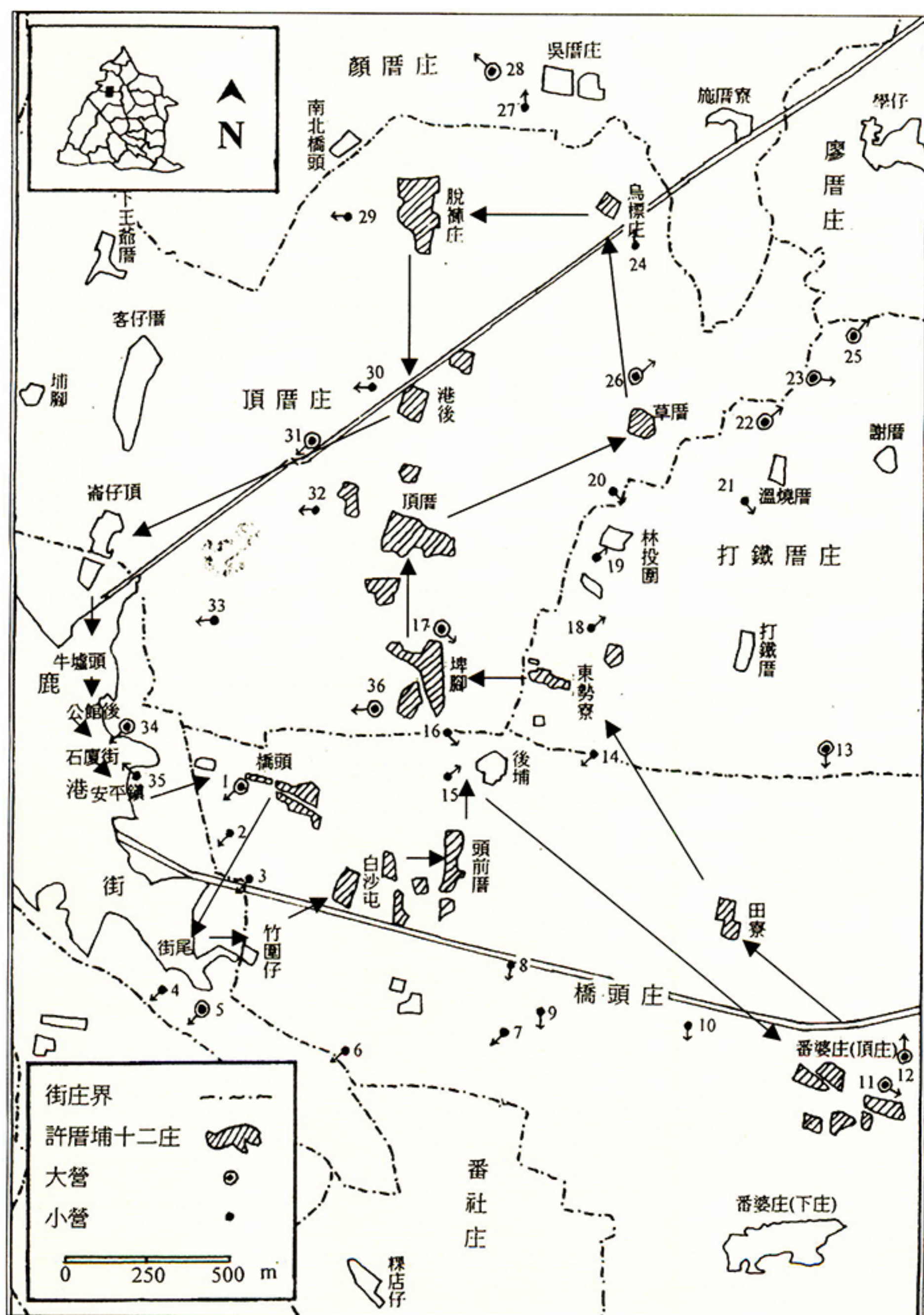
每年遶境的路線則是固定的，其路關順序如下：

拱辰宮→橋頭→街尾（護安宮）→竹圍仔（順天府）→白沙屯（集興宮）→頭前厝（鳳凰宮）→後埔→番婆庄→田寮→東勢寮（順泰宮）→埤腳（保聖宮）→中午休息→埤腳→頂厝（九華宮）→草厝⁴⁶→烏標庄→舊港（玄聖宮）→港後（福邢宮）→崙仔頂（乾清宮）→牛墟頭（景靈宮）→公館後（護福宮）→石廬街（復興宮）→安平鎮（賜福宮）→拱辰宮

46 港後也是有，之後再從脫褲庄到港後廟，如果是算廟的話，頂厝再來是草厝。

從【圖27】中可看出，遶境隊伍除了巡遶許厝埔十二庄外，也巡遶到幾個與許厝埔關係密切的街上角頭，如崙仔頂、牛墟頭；另外幾個鹿港街的角頭，由於其地有許厝埔安置的營位，因此，在遶境的路徑上，也包含其角頭廟，如街尾（護安宮）、竹圍仔（順天府）、公館後（護福宮）、石廈街（復興宮）、安平鎮（賜福宮）。

從遶境的路徑上可以發現，其路線的組成包含三個部分，第一、許厝埔十二庄所串連起來的路徑，第二、與許厝埔在血緣及信仰上，有著密切關係的鹿港街角頭，第三、因交通或其他因素，而於十二庄範圍外安營的附近角頭。這條路線不僅僅代表了許厝埔十二庄自己的領域範圍，亦充份顯露了許厝埔與鹿港街的互動、交流關係。



【圖27】許厝埔十二庄鎮符之遠境路線圖
繪圖：許嘉勇（底圖根據1904年臺灣堡圖重繪）

五、結論

許厝埔十二庄為一因同姓而結合的「聯庄」組織，在其歷史發展脈絡中，與鹿港街東方的幾個角頭淵源頗深，擁有就目前所知全臺最大規模的安營系統及鎮符儀式，「鎮符」儀式本身的過程繁複，反映了許厝埔人對這一天的重視，視為一年一度的聯庄大事；營位的分布及坐向、遶境路徑，同樣反映出許厝埔的領域範圍以及許厝埔與鹿港街的互動關係。

本區居民深信由本庄許厝埔玄天上帝、順府王爺所鎮符的區域內，地方上會比較平安，對於本地信眾而言，有神明派兵安營駐守的區域，不好的邪祟會較為收斂，人也可以生活得較為平安，鎮符可謂是以主祀神為中心的第一重村落防禦網，而由鎮符的範圍來看，即為許厝埔的十二個庄頭，營位的方向皆均勻地朝向十二庄的外面，保護著許厝埔玄天上帝信仰分布中最基本的信仰範圍。亦即一種「中心」－「外圍」的存在空間，以大廟拱辰宮為「中心」，三十六營的營位分布為「外圍」，建構出一完整的許厝埔十二庄所涵構出的空間意涵及其地域特性，並藉由聯庄廟－拱辰宮及一年一度的「鎮符」儀式與活動，凝聚許厝埔十二庄各社群的認同感及向心力。

限於篇幅，本文僅能就許厝埔十二庄的聚落發展、與鹿港街的關係、鎮符的儀式及鎮符儀式的象徵意義，做一簡單而初步的探討，如同文中所提，本區域的研究尚有許多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地方，如各庄頭的開發歷程、社群背景、謀生方式、社會功能及角色、社會組織及關係、聚落形式及空間組織、與街庄之間的互動關係……等，尤其鹿港街與其周圍的這四個聯庄組織（頂十二庄、中十二庄、廈十二庄、五庄會）之間的關係，甚至可由此看出臺灣開發史上，街與其周圍的庄社或聯庄之間的關係，而本文只是先探討許厝埔十二庄此一小點。

徵引書目

不著撰者

n.d. 《寺廟臺帳·彰化郡(5)鹿港街》。

尤文良

2001 《鹿港街、庄廟宇的神聖空間及其內涵》，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

方鳳玉

1999 《臺灣傳統聚落中的五營研究—以雲林地區為例》，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宋錦秀

1994 《傀儡、除煞與象徵》，板橋：稻香出版社。

李秀娥

1998 〈鹿港奉天宮取甘露水的儀式與意義〉，臺灣文獻49(1)：47-78。

李繼賢

1986 《鹿港諺語釋說》，鹿港：財團法人鹿港文教基金會。

阮昌銳

1994 〈保生大帝的信仰與傳統〉，《臺灣廟宇文化大系(伍)保生大帝卷》，臺北：自立晚報社，頁6-11。

林秀幸

1998 〈鹿港戴天臺儀式的社會與宗教意義〉，臺灣文獻49(1)：21-46。

林會承

1983 《清末鹿港街鎮結構》，臺北：境與象出版社。

1998 《藝文資源調查作業參考手冊3·傳統聚落與傳建築類》，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1999 〈澎湖社里的領域〉，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87：41-96。

2002 〈臺灣傳統漢人村莊的領域界定〉，《2000年亞太傳統藝術論壇研討會論文集》，宜蘭縣五結鄉：國立傳統藝術中心，頁1-8。

施振民

1992a 〈鹿港的氏族廟〉，《華人移民—施振民教授紀念文集》，馬尼拉，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聯合拉剎大學中國研究出版，頁460-483。

1992b 〈鹿港姓氏與堂號〉，《華人移民—施振民教授紀念文集》，馬尼拉，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聯合拉剎大學中國研究出版，頁484-499。

施振民、許嘉明、王磊

- 1978 〈一般研究〉，《鹿港古風之研究》，鹿港：鹿港文物維護地方發展促進委員會，頁1-26。

施添福

- 2000 〈名勝古蹟〉，《鹿港鎮志·地理篇》，鹿港：鹿港鎮公所，頁164-226。

洪敏麟

- 1984 《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下）》，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馬上雲

- 1996 《犒軍儀式之音樂研究—以臺灣西南沿海地區為主的觀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

高怡萍

- 1996 〈民間宗教中兵馬儀式的地區性差異：以金門與澎湖的鎮符儀式為例〉，《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論文集三》，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頁244-269。

許嘉勇

- 2000 〈初探許厝埔十二庄—安營鎮符〉，《鹿港文教基金會八十八年度大專獎學金得獎學生作品集》，鹿港：財團法人鹿港文教基金會，頁30-36。
2002 〈許厝埔十二庄安營鎮符〉，彰化藝文14：45-47。

陳胤霖

- 2001 《臺南市安南區傳統村落祭祀空間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

鹿港第二公學校編

- n.d. 《鹿港鄉土誌》，鹿港：鹿港第二公學校。

黃秀政

- 2000 《鹿港鎮志·沿革篇》，鹿港：鹿港鎮公所。

黃郁文

- 1990 《鹿港寺廟空間研究—俗民文化與空間形式探微》，私立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瑜

- 2000 《漚汪庄祭祀領域空間性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勝

- 2002 《鹿港的角頭與角頭廟》，私立中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

廖漢臣

- 1969 《臺灣省通志，卷二，人民志，氏族篇》，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賴孟玲

2001 《臺灣西南沿海地區的五營研究》，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戴炎輝

1979 《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顏芳姿

1994 《鹿港王爺信仰的發展型態》，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